



邓小平

风华岁月

赵葆华◎著

红旗出版社

邓小平(1919) 自传 张齐 设计图

各 司 著 述 具 中 华 风 平 小 邓

WARS 其 出 版 社 公 北 一



邓小平 风华岁月

赵葆华◎著

邓
小
平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风华岁月/赵葆华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051-1734-1

I. 邓… II. 赵…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6892号

书 名 邓小平风华岁月

著 者 赵葆华
责任编辑 芮素平
责任校对 刘文芳
封面设计 李 妍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政编码 100727
E-mail hqcb@publica.bj.cninfo.net
编 辑 部 64068163
发 行 部 64037154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97千字 印张:12.25
版 次 2009年4月北京第1版 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1734-1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卷二



1975年5月12日，法国巴黎奥利机场阳光灿烂，中国和法国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一条红地毯从贵宾台延伸出去，一直铺到一架机身涂着中国国际航空标志的专机前。

机舱门打开，一个身材矮小、精神矍铄的七旬老者走出机舱，他看上去像六十岁，健康硬朗。他微笑着步态从容地步下舷梯。恭候已久的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迎上前去，与老者紧紧握手热情地拥抱——他就是复出不久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法国按照接待国家首脑规格，盛情接待这位55年前来法国勤工俭学、50年前被他们驱逐出境、9年前被当做“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打倒、两年前复出的传奇人物。

当天晚上，法国总统德斯坦设宴欢迎邓小平。邓小平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欧洲共同体的支持，最后用法语说：“中法人民友谊万岁！”德斯坦接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说：“副总理先生，希望您的这次法国之行能唤起您对法兰西的回忆。”

50年来，对法兰西的回忆经常在邓小平的脑海涌动，此次踏上法国大地的一刹那，回忆被彻底激活，掀起阵阵波澜，难以平息……

在繁忙的国事活动和参观访问之余，邓小平由使馆人员陪同，乘车





来到巴黎的意大利广场。他在这里住过，办过报，喝过咖啡。

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建筑、装修、服饰打扮、生活气息，一切都不是记忆中的模样。轿车在广场上转了几圈，他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小旅店和咖啡馆。

由于保安等方面的原因，邓小平不能随意下车。他让车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旁边停下，请随员下车帮他买了一杯咖啡，一个牛角包，就坐在车上，迫不及待品尝起来。

离开法国前，邓小平买了200个牛角包和各式各样的奶酪。回到北京，他亲自分配，把这些美食分送给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等老战友。

只可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刘伯坚、王若飞等好友早已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更令人忧愤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无休无止，陈毅不在了，萧三被当做“苏修特务”隔离审查；有人要“批林批孔批周公”，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中国的将来又会是怎样的图景？

邓小平陷入了沉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峥嵘岁月，历历在目……

目 录

CONTENTS

序 曲 / 1

第一章 少小离家 逐梦赴法 / 1

- 一、小城广安遭逢乱世，忧患启蒙少年希贤 / 1
- 二、牌坊村口牌坊碑，深长教诲铭在心 / 7
- 三、立志赴法求工学，重庆预校待扬帆 / 10
- 四、踏上法兰西土地，驰骋少年壮怀 / 17

第二章 梦醒巴黎 绝境求生 / 23

- 一、求学者变成流浪者，少年人他乡陷绝境 / 23
- 二、举目无亲举步维艰，救国之路茫然一片 / 29
- 三、另有革命求索者，点燃薪火照华夏 / 35
- 四、结识巴黎无产者，患难相扶蹉跎情 / 43





第三章 结识恩来 薪火引路 / 48

- 一、找到学长聂荣臻，走进旅法华工群 / 48
- 二、周恩来探访蔡和森，相携手谋求救中华 / 55
- 三、二陈兄弟悉心关怀，风云际会结识恩来 / 60
- 四、旅欧中国少共诞生，留法学子夜有明灯 / 67

第四章 传播火种 叱咤异邦 / 75

- 一、三挚友一度分手，邓希贤坚守革命 / 75
- 二、油印博士传播火种，《少年》杂志引领华人 / 81
- 三、米歇尔情牵中国无产者，周恩来怒斥华人青年党 / 87
- 四、恩来回国希贤入党，叱咤异国声援“五卅” / 92
- 五、今日被逐法兰西，明朝举花迎我来 / 99

第五章 留苏结谊 归国势变 / 103

- 一、中山大学喜遇情感知己，少年经国尊崇青年希贤 / 103
- 二、莫斯科结识布衣将军，邓希贤向往烽火北伐 / 110
- 三、慈母病故思乡心切，奉命回国奔赴西北 / 115
- 四、腥风血雨国民党背叛革命，军前批蒋邓希贤
身陷囹圄 / 120

第六章 服务中央 大智大勇 / 126

- 一、“八七”会议结识毛泽东，担重任
希贤易名小平 / 126
- 二、上海滩上“穿针引线”，白色恐怖并肩作战 / 133
- 三、秘密战线组织沟通根据地，遇险不惊操持
中央日常事务 / 138



第七章 运筹帷幄 救友除奸 / 145

- 一、穿虎穴越龙潭机智脱险，送战友回井冈致意泽东 / 145
- 二、峥嵘岁月喜庆牵手，叛徒告密乔年被捕 / 149
- 三、为救乔年争相冒名顶替，穿针引线指挥狱中斗争 / 154
- 四、乔年终结营救选择就义，伍豪之剑出鞘特科除奸 / 158

第八章 担当重任 开辟广西 / 163

- 一、劫囚车智救苏区代表，派德铭速传中央精神 / 163
- 二、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组织起义小平赴广西 / 168
- 三、协调红四军陈毅抵沪见恩来，创建红七军
小平归来述宏图 / 173
- 四、爱妻病故未下葬，重任在肩返广西 / 178

尾声 / 183

参考文献 / 185





第一章

小小离家 逐梦赴法

1920年夏，灾难深重的中国，灾难深重的广安。少年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只有16岁，却要离开祖国和家园，到地球的另一边——法兰西去勤工俭学。临行前，他的母亲给他做了三双新鞋带上，叮嘱他：鞋穿完了就回家。谁料，自此以后，邓希贤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再也没有看过母亲和父亲。只为心中有一个永不停熄、永在燃烧的愿望：救我中华！

一、小城广安遭逢乱世，忧患启蒙少年希贤

1919年夏，四川广安县笼罩在酷暑之中。县城西北角一座典雅而古朴的三层小楼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和先生们的讲课声，周遭茂密的翠竹和绿树蝉鸣聒耳，愈发增添了燥热和骚动。

这里原是清朝进行科举的考棚，如今是广安县立中学学堂。在第十班的教室内坐着二十几名学生，大的二十几岁，小的十五六岁，大都昏昏欲睡。

正在讲课的先生武唤之不满地看着学生，用教鞭抽打着讲台：“打起精神来！想睡觉的回家睡！你们看看邓希贤。”



学生们的目光投向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邓希贤是个圆脸宽额白白净净的少年，他一直挺胸背手，神情专注地听课。此时众望所归，他稚气未尽的脸上隐隐透出红晕。

武先生是一位二十五六岁、身材修长的书生，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人一定要有精神！明朝的李贽是这样，近人章太炎更是这样！大清朝还没有垮台呢，章太炎就敢骂当朝光绪皇上：‘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骂当朝皇上是五谷不分的小丑，痛快，痛快！这得具备不怕被砍头的胆量。比章太炎小十七岁的邹容，是咱们四川巴县人，更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在他的《革命军》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当代安徽人陈独秀居然敢向孔圣人挑战！声言要打倒孔家店！……”

突然，窗外传来一阵阵急促的锣声。敲锣人惊慌地喊着：“土匪进城啦！土匪进城啦！”

教室里的学生们慌忙弃座往教室外跑去。教室里一时乱纷纷的。

武唤之环顾左右，仍激昂地接着讲课：“看看现在的国家，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远处传来枪声，学生们散去了。唯独邓希贤被先生的话深深吸引，还端坐在座位上。

武唤之停止了讲课，久久地望着邓希贤。他离开讲台走向前来，邓希贤迎着他起立。

武唤之问道：“邓希贤同学，你为什么不躲？你不怕吗？”

邓希贤望着武唤之说道：“我被先生讲的人物吸引住了。再说怕也没有用。”

武唤之又问：“你也想成为邹容、陈独秀那样的人物？”

邓希贤沉思半晌，道：“武先生，我想先学好本领，再救国救民！”

武唤之听了，欣慰地点点头。他非常欣赏这个只有十五岁的邓希贤。上学期邓希贤考试全班第二，回家居然挨了父亲一顿打。父亲邓绍昌对儿子期望甚殷，要求极严。武先生听说后赶去邓家解释，对这个弟子更加器重了。

按照邓家辈分族牒“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

荣”，邓希贤属“先”字辈。当年邓绍昌给他的刚刚落地的婴儿取了个名字“邓先圣”，寄望极高。邓先圣入私塾时，塾师老先生一听这名字就拉长了脸：孔老夫子尚且为“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先圣”呢？于是给他改名为“邓希贤”。邓绍昌大约也觉得原先给儿子起名有点欠考虑，认可了老先生的主张，希望儿子成为一个贤德之人。

武唤之和邓希贤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谈古论今，窗外隐约传来一片军乐声。

不一会，学生们陆续回来了，兴致勃勃议论着方才的见闻。有的说是黄将军打跑了土匪，接管广安；有的说根本没有土匪，是黄将军的手下放枪示威。黄将军带来一支军乐队，军乐队员或胖或瘦、或老或少，穿着洋不洋中不中的军装，吹号打鼓，奏唢呐拉板胡，军乐队后面的军队更滑稽，既像土匪又像散兵，一路扯着嗓子喊：“黄将军的队伍进城了！决不扰民，真心爱民！”

武唤之听罢议论，感叹道：“这里像走马灯唱皮影，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上台！你看人家北京，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工人罢工，都走上大街示威游行了。”

邓希贤问：“武先生，这是为啥子？”

武唤之神往地回答：“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邓希贤接着问：“前几天先生给我们讲过，北京大学师生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巴黎和会欺负中国，是不是和这有关？”

“是和这有关，直接有关！其中又有许多复杂情形。”武唤之叹息一声，“以后给你讲吧！广安太闭塞！四川太闭塞！我都快憋疯了！希贤同学，有机会你一定要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出广安县城北门，不远就是渠江。渠江南下汇入嘉陵江，再汇入长江，再汇入大海，就是外面的世界。

吃罢晚饭，邓希贤和几个同学信步出城，来到江畔，向渠江尽头眺望。

夕照下的渠江静静流淌。江水被夕晖染成了古铜色。

邓希贤看着远方想着外面的世界。

突然，渠江湾道处传来川江号子声。

川江号子声令人振奋，响遏行云。



邓希贤和同学闻声望去——十几个纤夫拉着纤绳拖着货船，纤夫们赤着臂，缩着裤脚，躯体几乎贴着地面而行。他们喊着号子，步伐充满节奏，双脚有力地踏在江畔石岩上。

纤绳绷得很紧很紧，他们臂上的青筋绷起老高。

一双双破草鞋抬起又落下。

邓希贤被纤夫们感染。他不由跑过去也加进纤夫的队伍扛起纤绳，同他们一起拉纤。

一个比他年长几岁的同学跑过来，喊着：“希贤，希贤！”

邓希贤回望：“是你呀。”

来者名叫邓绍圣，是邓希贤的族叔和同学。邓绍圣不让侄儿叫他叔叔，邓希贤又不愿直呼其名乱了辈分，所以开口就是你你你的。

邓绍圣气喘吁吁停住脚：“希贤，你老子来了，你老子来了！”

邓希贤一愣，无奈地放下纤绳离开纤夫队伍。

邓希贤跟着邓绍圣向来路走去。

中学学堂校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男子。那人身体健硕，目光机智，他就是希贤的父亲邓绍昌。

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早年参加了当地的“袍哥会”，后来在广安县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即首领，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此时无官无职，在当地仍有颇高的威望，在家里更是说一不二。

邓希贤随邓绍圣赶来，走近父亲，神情恭敬地问：“爸，您怎么来了？”

邓绍昌不悦：“我哪个不能来？我看看你是不是荒疏学业。”

邓绍圣：“大哥，我和他是同学，他用功着呢！”

“用功？”邓绍昌鼻子里哼了一声，同“用功不在学堂用，跑出城去耍！”

邓希贤说：“我和几个同学到江边散步，谈谈天下大事，老在学堂里闭门读书，心胸眼界都太窄。”

邓绍昌满意地点着头：“贤娃子，我找你来是有重要事。”

邓希贤：“爸，啥子大事，快说嘛！”

邓绍昌：“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说。”

邓绍昌把儿子领到一个古朴的小茶园。

不断有人向邓绍昌打着招呼：

“邓爷来了！”

“邓爷好！”

邓绍昌一点着头，同熟人招呼着，拣了个位置坐下。邓希贤在他身旁站立。

茶师傅为他们沏了两碗茶。

邓绍昌看一眼邓希贤，指着对面的竹椅：“今天例外，你坐下！我要和你商量事情。”

邓希贤看着父亲依旧站着。

邓绍昌：“叫你坐你就坐嘛！”说着他把儿子摁在对面的椅子上，让邓希贤坐了下来。他端起茶碗，喝了几口茶。

邓希贤紧张地望着父亲，不知父亲要说什么。

邓绍昌望着儿子：“老子特地从重庆赶回来，要问问你，将来想做啥子？想种地？想经商？还是想做官？”

邓希贤：“我想学好本事，救国救民！”

邓绍昌一愣，放下手中的茶碗，望着儿子：“咋个救法？”

邓希贤郑重地：“工业救国！科学救国！让我们国家富强，富强了就不会受列强欺负了，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邓绍昌高兴地一拍儿子：“不愧是老子的娃！”

邓希贤舒心地笑了。

邓绍昌神秘地：“你想出国吗？到法国去学习，勤工俭学！”他得意于自己说出的文明词儿，“听清了，去法兰西——法国！”

邓希贤一愣：“去法国？真的？”

邓绍昌豪爽地一笑：“瓜娃子！当然是真的！就是要到法国念学堂！”他的嗓门很大，引得四周人都好奇地望着他。

他歉意地向众人笑笑。

邓希贤兴奋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想去！”

邓绍昌：“不想家？”

邓希贤沉吟着：“想！我会克服！”



邓绍昌：“一个人到外国去，没有家人陪着你，老子更不在你身边，会有苦难等着你，你怕不怕？”

邓希贤坚定地：“不怕！”

邓绍昌：“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明天就去和老师说，尽快回家，我好带你去重庆，到那儿去读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一年就去法国！”

邓希贤激动地回到校舍，写了退学申请，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来到课堂，准备找机会把申请书交给武先生。

学生们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着老师，武唤之推门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问好。

武唤之神情激昂兴奋，点头示意学生们坐下，环视大家，郑重地说：“同学们，校务会刚开完，校董和老师决定我们广安县立中学罢课，声援北京‘五四’学潮。尽管我们声援晚了，也要声援！以此表明我们的态度！同学们可以放假回家，什么时候回校等候通知！”

教室内静了一会儿，突然嗡的一声，学生们起身离座，嘈杂声四起：

“放假了，回家了！”

“罢课，罢课！”

“先生，我们这就可以走了吗？”

武唤之：“可以走了。”

学生们很快散去了，只有邓希贤留了下来。

武唤之走向邓希贤：“希贤同学，你为什么还不走？”

邓希贤：“先生，我想告诉您，我要到重庆去。”

武唤之：“到重庆？做啥子？”

邓希贤拿出退学申请书：“去读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然后去法国勤工俭学！”

武唤之草草看罢，高兴地扳着邓希贤的肩膀：“这太好了！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不要放，到法国去学习真本事，学习真学问，真道理！”他喃喃自语着，“我要不是身体差，总闹病，我也想去法国！”

邓希贤：“武先生，您多保重！”

武唤之自嘲地：“我枉自姓武，实际上是个病弱书生，活不了太



久了!”

邓希贤同情而又忧伤地：“先生，您会好起来的！我愿意听先生讲课，回来我还想听您讲课！”

武唤之摇摇头：“希贤，你回来我要听你讲课！只盼我能再见到你！”说着，紧紧地拥抱着邓希贤，“贤娃子，贤娃子，你才十五岁，就有这么大的抱负和机会，前途不可限量啊！”

二、牌坊村口牌坊碑，深长教诲铭在心

渡过渠江，北去十五里，就是邓希贤的家乡协兴乡牌坊村。牌坊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推崇忠厚传家，诗书继世。邓家老院子占地一亩有余，有十七间瓦房，是邓家祖辈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建成的。

邓绍昌 16 岁时，与广安淡家坝 18 岁的淡氏姑娘结婚，淡家也是广安世家大族。三年后，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1904 年 8 月 22 日）他们生下长子邓希贤，到邓希贤读书时，家道已经开始衰落。

邓绍昌回家，对妻子说起要送希贤去法国勤工俭学，淡氏坚决不同意。邓绍昌欠了很多债，长期在外奔走，全靠淡氏维持家庭，其中艰辛，一言难尽。她希望希贤读完县中以后，回来管理家事。

邓绍昌说：“勤工俭学机会难得，路费只要一半，去到那边可以边上学边做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我们只要凑给他 200 块大洋就够了。”

淡氏说：“说得轻巧！家里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供他读县中都费力，哪有这么多钱供他出国？”

邓绍昌说：“你莫要这么浅见，贤娃子是做大事的人咧。”

淡氏生气了：“我浅见！你成天不巴家，在外头做‘大事’，做成什么大事了？再说穷家富路，200 块钱到外国，够什么用？”

邓绍昌说：“你不用发愁钱，钱我自然会想办法。”

夫妇俩各说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邓希贤背着行李卷，汗流浹背走进翠竹掩映的老院。院子里左中右三面是屋舍，屋舍是青瓦白泥墙，一切虽简陋却洁净而又井然有序。

邓希贤老远就看见母亲在厅堂纳鞋底，不时用手背擦眼泪。



父亲在一旁来回踱步：“唉呀，贤娃子是去学习，又不是去打仗！你有啥子不放心？”

淡氏擦着眼泪，抬眼望着他：“贤娃子才十五岁，他一个人跑到外国去，我哪个能放心嘛！他要病了咋办？谁来照看他？”

邓绍昌停下脚步：“这娃儿的心大得很，他能照顾好自己。再说勤工俭学，法国的工钱高得很，比重庆高好多倍，你就放心好了！”

邓希贤走进门来，向爸妈请安：“爸好，妈好！”

淡氏连忙转过头擦干眼泪，爱怜地看着儿子：“饿了吧？我这就给你去弄饭。”

邓希贤拦着母亲：“妈，我不饿！你先歇着。”他看着母亲红红的眼圈和一脸的忧戚，“妈，我会努力的，会有出息的。”

淡氏望着邓希贤：“贤娃子，你真的打定主意了？”

邓希贤点了下头，仰脸看着母亲：“妈，我到法国去学本事，学大本事！回来好报答你们二老，报效国家！”

淡氏点着头起身离座：“贤娃子，不用说了，妈信得过你！”

邓希贤感激地拉住他妈妈：“妈，你要信得过我就不用惦记我。”

淡氏不看邓希贤扭头走向厨房：“妈不惦记。”她眼中的泪水潏潏而落。

邓希贤跟着母亲走出来：“妈，你不能流眼泪。”

淡氏匆匆奔向灶台：“妈没有流眼泪。”

邓希贤跟着：“妈，我学好本事就回来。”

淡氏淘米做饭：“妈盼着你早回来！”

邓绍昌跟了过来：“贤娃子，跟我走！”

邓希贤依恋地望了母亲一眼，转身跟着父亲出了门。

牌坊村有条小溪，是渠江的支流。邓希贤跟着父亲沿着小溪行走，只见溪水潺潺，碧波荡漾，许多儿童在游泳戏水，时而有鱼儿跃出水面。邓希贤不知道父亲要带他去哪儿，倒是很想脱了衣服到小溪里痛快痛快。

邓绍昌领着邓希贤走到一座汉白玉堆砌的牌坊前。乾隆年间，邓家祖上邓时敏曾高中进入翰林院，授职编修，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升任大理寺正卿。其母七十大寿时，乾隆皇帝亲笔御书“莱采怡顾”

贺寿，后来又下旨兴建“德政牌坊”，牌坊村由此得名。

邓绍昌抬头端详着牌坊：“贤娃子，我带你来这里，你知道老子的用意吗？”

邓希贤：“你不希望我步他们的后尘，你希望我能超过他们。”

邓绍昌兴奋地打了儿子一拳：“贤娃子，你怎么知道你老子的心思？”

邓希贤：“我知道我爸是这样的人。”

邓绍昌：“对，老子瞧不起博取虚名的人！翰林怎么样？大理寺正卿又怎么样？老子还坐过广安县的团练局长呢！结果呢？老子得罪了一个仇家，那个仇家当上了师长，官比我大多了，嚷着要杀我，我才躲躲到重庆。他倒台了，我才敢回家来。贤娃子，这都是虚名呀！你要学习真本事，为老百姓办些实事，那才叫有种！”

邓希贤点着头思忖着。

邓绍昌：“儿子，你记住了？”

“我记住了。可是……爸……”邓希贤似乎有话要说，又咽下了话头。

邓绍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出国的路费还有学费，用不着你分心，你老子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会给你凑足这笔钱。”

邓希贤感激地望着父亲，眼中闪动着泪花。

这天夜晚，邓希贤躺在床上安然入睡。

淡氏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来。她一手举着一盏油灯，一手提着一双新鞋。

她将那双新鞋放在儿子的床头。

她将灯放好，又弯下腰拿起儿子那双旧鞋深情地端详着。

鞋尖已经被脚趾撑破了。

她心疼地看了一眼儿子的脚，轻轻地揉着儿子的脚趾，轻声自语着：“又长大了！”

邓希贤幸福地沉睡在梦乡，喃喃呓语着什么。

淡氏举着灯端详着儿子的脸。

儿子翻了个身，仍然睡得很香。

淡氏怜爱地看着手中儿子的那双旧鞋，提着它们悄然离去。

